

憶恩師馬君武

秦道堅

馬君武先生是中國第一流學者，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生於廣西桂林，無兄弟姐妹，苦讀成名。曾留學德、日，獲德國柏林大學工科博士學位，為中國留學生第一個獲得科學博士學位者，生平譯著豐富，計有德華字典、物種原始、植物學、動物學、有機化學，及工業政策等巨著，多出版於早年之中華書局。先生精通英、日、德、及法文。其漢文造詣亦深，能文工詩，雖無詩集出版，但每有所作輒發表於報章，膾炙人口，名震遐邇。民初歸國，歷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長、國會議員、實業部長、司法部長、教育總長、北京工業大學校長、廣西省長、中國公學校長、廣東兵工廠廠長等職。民國十六年奉廣西省政府之召，一手籌辦富麗堂皇之廣西大學，並歷任該校校長多年。二十九年秋，逝於桂林其豐校內，享壽六十，時正為省立廣西大學改為國立之第二年也，公葬於良豐學校附近之一風景區。

第一次拜見恩師

馬君武先生原名馬和，字君武，可由其在德國留學時所用之名及其所著德華字典所寫之名字 Klunwoll Mahoe 便知，但其中文名普遍採用「

馬君武」三字，故「馬和」之名，殊少知之。

回憶在民國十七年的五月初，我考取了新成立的廣西大學，當時心裏非常高興，便去和母親商量，籌備一筆川資和學費，準備在七月初乘船到梧州去註冊上課。母親歎了一口氣說：「你父親去世已三年，兄弟七人，一點家產也沒有，每天靠著擺香煙攤子和零售木炭過活，怎能籌出一百多元給你去上大學呢？」這幾句話給我很大的打擊，叫我苦悶了好幾天。一天，我忽然想起了馬校長不是苦學成功的嗎？而且我們又是桂林小同鄉，我何不去向他請求給我一個半工半讀的機會？於是我便決定祇向母親要十多元作船資，買了一張輪船大船票，悶臥在艙底，經過兩天兩夜便到梧州。

一到梧州我便寫了一封申請工讀書，直接去見馬校長，請他給我工讀，並暫時准我搬進宿舍。記得當時馬先生正坐在校長室，是一個高個子，頭髮剪得光光的，身穿長袍，鼻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視眼鏡，他把我的信接過去看了，再向我全身打量一下，然後問我考取第幾？我立刻告訴他是第二名（當年錄取約四百人，是依成績高低列榜的），這時他一聲也不響，祇見他在我的請求

信上批了幾個字：「准予暫時註冊上課，應繳膳、宿、學、雜等費，日後再定，此致出納會計室」。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我一生的恩師君武先生時的情形。

編譯德華字典首譯物種原始

君武先生的治學精神，十分可佩，不管是自己讀書或是辦理學校，他總是孜孜不倦腳踏實地去做。回憶在民國三年，袁世凱在北京竊號稱帝，推翻民國，馬先生遂逃亡海外，再度入德國柏林大學，攻讀農科（按馬先生前曾獲工科博士學位於該校），其後轉入波鴻化學工場任工程師，並於工餘之暇，着手著譯德華字典一本，厚達一千一百多頁，僅耗兩年的時間，在德之友人見之莫不讚嘆不已，誠以一人之精力而能於此短短的時間完成一本厚厚的字典，確是驚人。該書在民國五年由中華書局出版，至今國內外之大圖書館內尚存有之（南洋大學參考室內亦有一本）。後來各大書店出版之各種德華字典，多以馬先生那本作為藍本補充而成，飲水思源，德華文化之交流，馬先生之功不小，誠如馬先生在該書之序言中所稱「……予則以為亡命異域所以報國者，在

輸進西歐文明，德國文化為世界冠，欲研究其文化，當先學習其語言……」，誠哉斯言。

馬先生確是中國科學家家中第一位輸入歐西科學文化者，例如最早將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名著《物種原始》(Origin of Species)譯成中文者，便是馬君武先生。早在清末(一九〇二)，馬先生留學日本時，便開始摘譯該書數章，發表於橫濱新農叢報上，至一九〇四年乃集數章而成一書出版名「物種由來」，一時膾炙人口，一九〇六年該書再版，直至民國八年，馬先生出任廣東省無煙火藥廠廠長時，乃致全力將該書全部譯出，名「達爾文物種原始」，由中華書局出版，分成上下二冊，譯文簡潔，字句明晰，頗獲讀者之歡迎，尤暢銷於各大學理學院、農學院及生物學系，現在該書中華書局仍繼續印行。

民國二十九年，馬先生再翻譯一部達爾文名著人類原始及類擇(The Descent of Man)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，其後納入萬有文庫中(共分九小冊)，該書成為學術界之名著，現在國內外大圖書館中均有之；以專家翻譯專家之書，再加上馬先生之漢文造詣甚深，譯筆流暢，如此譯本，實不可多得也。此二書可作一般青年之良好讀物，且能激發讀者對於科學研究之興趣。

在文學方面馬先生也曾翻譯了幾本世界名著如托爾斯泰的心獄(或譯復活)，及詩人拜倫的弔希臘。據說翻譯此類名著的人有好幾位，但以馬先生的譯筆最簡潔老練。

提馬燈巡視宿舍

記得在廣西大學上課不久，馬先生常常在晚間提着一盞馬燈(油燈)和學生名冊一卷到學生宿舍裏查房；一天晚上約在九時許，我因為患感冒，在室內書桌上伏着昏昏入睡了，真不巧，馬校長忽然到來，輕輕的把我拍醒，兩眼瞪着我說：「怎樣才九點多鐘就睡了？你要好好的用功！」一轉身他便去鄰房了，我一時有苦說不出，這一來我請求工讀的事就一直沒有批下，當時會計室主任諸先生因為公事公辦，每月結帳時便送給我一條子，催我做納膳宿等費。唉，我那時多麼難過呀，直到現在，事過已三十多年，深夜回味起來，還覺得有點那個。一直等到學期終了，期考完結，學校照例將全體學生的成績依高低貼榜，幸好我名列第一，第二天馬校長便派人送來便條叫我到校長室見他，當我一進校長室時，他滿面笑容對我說：「好，你拿這張條子去出納會計室把這一學期所欠之各費結清，以後好好的每天在化學室內工作二小時！」我一接過這張條子滿心歡喜，原來這張紙上所寫的是准我在這學期一開始便是工讀生，每月津貼二十元，這四個月所獲，適足抵銷一學期應繳的學、雜、膳、宿等費；從此以後，會計室再也不來催我繳費了。

講到馬先生的辦理西大，他是一向注重理工科的，當時理學院分設化學、數理，及生物三系，其後工學院及農學院先後成立，設備都非常充足，據我所知化學系第一年所購的藥品及儀器足可供十年之用。至於文、法、商學院都在以後才設立或是合併他校而來。

廣西大學的校舍是很堂皇的，座落在梧州對

河的蝴蝶山上，由梧州市過河(撫河)，走上百級碼頭便是一條很長的大路，穿過一個大校門，上面題着「大學之道」四個大字，道旁槐樹相蓋成蔭，令人一望，肅然起敬，不幸在民國十八年秋，兩粵內戰起，西大被迫停辦兩年，以後才繼續辦下去，不過在中日戰爭期間，校址曾遷移數次。

在行政方面馬先生一向採取簡化而實際、迅速而節儉的政策，所以當時學校裏所出的佈告和對外的來往公文，一概沒有之乎者也等字樣。要辦的事馬上就辦，要添置的東西馬上就去添設，也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有時不免與省政府當局的人員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。

禮聘名教授執教

傳說馬先生在做廣西省長期間一天下午，他到一間理髮店裏去理髮(馬先生一向剪光頭的，但他並非禿頭，他的頭髮很濃黑，額頭頗高)，當時理髮師不知道他是省長，照常慢慢的理，一會兒馬先生看看手錶已經過了半個鐘頭還沒有刮完臉，他於是瞪着脚叫道：「快點，怎麼這樣慢手慢腳，我要去辦公了？」站在他旁邊的隨從便立刻對那理髮師說：「省長要上辦公廳了，請快些！」那位理髮師嚇了一跳，連忙潦草完工。按歐美慣例，每次理髮約二十至三十分鐘便完工，不像中國理髮師那樣小心細膩要花上一個鐘頭的功夫，再加上馬先生的急性脾氣，所以才有這種逸事流傳出來。

馬先生一向愛才如命的，所以當時的西大教

授多是馬先生向上海或國外聘聘而來，一時名流會集，例如白鵬飛、胡適之、嚴治之（鋼鐵專家）及紀育盞（化學專家）等等都曾來執教或講學，此等名教授現尚有多人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任職。

馬先生對於成績好的學生也非常愛護。回憶我在大學三年級時，因研究由稻草製造無煙火藥稍有貢獻，曾為文發表於中國科學社出版之科學刊中（民國廿三年），馬先生便向政府申請發給我一筆獎金及一張獎狀（後來該項研究並獲我國經濟部頒給專利證書在案），並請我在學校裏作一次公開演講，這使我及同學們對於科學的研究得到很大的鼓勵。次年，我在西大化學系畢業，成績第一，學校曾特製金質獎章一枚賜給我，還留我在化學系任助教，並兼附屬高中的化學教員。後來我考取了教育部的獎學金赴美留學，回國時，原定是到中山大學執教的，但一到香港，便接到馬校長先後打來兩封電報，由香港廣西銀行留交，要我無論如何回廣西大學化學系任教。不料在我回西大不及三月，馬先生便患腸穿孔急症與世長辭了，這時正是在西大全體員生為他祝賀六十大壽後不久的一個秋天。

馬先生晚年曾與歐陽予倩致力於桂劇之改良（按桂劇流行於廣西北部桂林一帶，似京劇，但音調略不同），當時有女伶名小金鳳者，紅極一時，頗受馬先生之薰陶，其名益噪。桂劇中之繁複與不合理部分，一概被剔除，自是桂劇之教育意義益高。

在路燈下讀書

君武先生早年喪父，家貧如洗，隨母苦讀，母教甚嚴，晚間常在街頭電燈柱下讀書，可媲美於古人匡衡鑿壁。

馬先生幼時也是一個頑皮的孩子，在他的自傳中提到（該文曾連續發表於廣西大學校刊中，可惜中途停筆，並未寫完），他在十三歲的時候，一天和鄰居的小孩爬到一棵桐樹上採桐果吃，是夜肚痛大瀉，後來給他母親知道了還遭一頓痛打呢。他母親常說：「鐵不打不成釘，兒子不打不成人」。所以馬先生後來繼承着這嚴肅的家教，他兩個兒子均長大成名。大兒子馬保之先生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獲農學博士學位，曾任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院長，美援農復會生產組組長，又曾領隊出駐越南。次子馬衡之先生，留學德國，專攻音樂美術（這點馬先生是極反對的），曾任廣西藝專校長，國立廣西大學音樂及德文教授等職。保之與衡之除能講流利的外國語外，尚能講地道的上海話、廣州話、國語，及桂林官話。

記得是在民國十八年秋，兩廣內戰發生，西大被迫停辦，馬先生便趁機到南洋星馬各地為上海大夏大學募捐（馬先生亦為該校主要之創辦人）。越三月，返回上海，路過香港，聞其友人黎工枚、劉隨題及關楚瑛言我流落香港，在報館裏充當一名無薪臨時書記，極欲赴滬繼續升學，苦無分文。當時我曾寫過三四封信寄到上海馬先生家，但久候三月，毫無回音，一個人孤零零的住在報館樓上靠近廁所的狹小過道上，正徘徊苦悶

中，幸得馬先生一返上海，便立刻打一電報來，要我立即趕赴滬，暫寄居彼家，然後介紹我入上海大夏大學工讀。次年暑假期間，馬先生曾邀我到他鄉下楊行鎮小住二週，白天我便和馬先生馬夫人等到田間採棉花，享盡田野風味，晚間常聽馬夫人彈鋼琴，在他們的緊鄰便是居正先生。

嚴肅樸素的生活

馬夫人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上海人，講着一口上海腔，戴着一副金邊近視眼鏡，馬老太太則滿口道地桂林官話。他們常常愛吃紅皮的糯米飯，這種糯米飯既豐富營養的維他命，又頗柔軟可口。

民國二十年春，兩廣戰爭已過，廣西大學復辦，馬先生便在上海招收一批新生，並延聘幾位教授，由我陪同一道回西大。這時西大開始辦理本科，適保之先生畢業於金陵大學，成績卓異，馬先生便要他立刻來西大在生物系任助教，次年，保之先生便去美國留學了。

馬先生的一生大半過着嚴肅而樸素的生活，頭髮一向是剪得光光的，熱天穿的多是白麻布長衫，冷天是絲棉長袍，這樣的服裝不是一般受過洋教育的人所愛穿的。我們知道近幾年來有些沽名釣譽的學者在外國人面前則穿長袍馬褂，說華語；在中國人面前則西裝革履，滿口洋話，令人望之莫測高深。馬先生住的屋子也很普通，沒有大花園，不養洋狗，在西大校內無特殊的校長宿舍，校長公寓却是在校門口附近的一座民房，一樓一底正座落在濼江口。屋內廳堂陳置簡單，經

常掛着二幅名人字畫或是馬先生自己寫的詩詞，馬先生的字和他的詩一樣，也是特具一格的，全國有許多大小學校是請馬先生題校牌的。

然而，馬先生的生活並不像那些老學究先生那般般般肅古板得可怕，他也有時也會穿上筆挺的西裝，和二洋博士或名教授去參加豪華的舞會，他會跳舞，也會搥麻將。

君武先生的詩

馬先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，而且他的中文詩詞也做得很好。當他追隨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參加同盟會時，他曾作了五首華族祖國歌，發表於當時的報章，文辭豪放，熱情橫溢，氣象萬千，說到中國的疆域不應限於當時之東南西北四方疆界，作者尚能記憶其二首如下：

華族祖國歌（東方）

華族祖國今何方？箕子之墓在平壤，
日本錫名自有唐，虬髯拓地扶餘皇，
臺灣開拓始鄭王，祖國無乃東介太平洋，
非歟，華族祖國不以東為疆。

馬先生的詩詞不但有古人豪放的作風，有時並加入時代新名詞或引入科學原理，別開一格，令科學家讀之亦感興趣，例如在他華族祖國歌最後之一首，便把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引進去：

地球之壽不能詳，生物競爭始洪荒，
萬物次第歸滅亡，最宜之族為最強，

優勝劣敗理彰彰，天擇無情務復何所望？

華族，華族，肩槍腰劍奮勇赴戰場。

九一八事變，日軍侵入瀋陽，相傳張學良駐軍東北，身在北平，按兵不動，日與當時名媛趙四小姐、朱武小姐及明星胡蝶過從甚密，生活糜爛不堪，國人怨聲四起。馬先生遂作詩二首，發表於報章，一時傳誦各地，竟成千古傑作，曾刊載於某些國文教科書內（這正是我住在他家中他親自告訴我的）：

痛失瀋陽

趙四風流朱武狂，翩翩蝴蝶最當行，
溫柔鄉是英雄塚，那管東師入瀋陽。
告急軍書夜半來，開場管弦又相催，
瀋陽已陷休回顧，更抱阿嬌舞幾回。

一九三〇年，馬先生的母親在上海去世，馬先生曾贈一副華麗的洋棺材（沒有中國棺木那樣厚得可怕），棺蓋前半截鑲有厚玻璃一塊，可以透視內面頭部，外表油漆朱黑色，葬於基督教墳場（馬太太亦為一虔誠之基督教徒）。出殯時我曾去參加。馬先生曾自寫輓聯一副，懸掛中堂，由其悲哀的詞句中便可看出他的身世和心情了，回想當年我每逢到他家中時，常望着這對聯默唸再三，故至今尚能記憶之，效錄於下：

弔母喪

宇家逾卅年，以手杖敬兒子讀書，

以工資給兒子吃飯，夜半且縫衣，且課讀，往事歷歷如在目前，至今辜負慈恩，大罪此生莫可贖。

報鄉廿九載，以祈禱祝國家興盛，以悲哀求國家危亡，年來益思鄉，益念舊，天下治治未能歸去，自有永生樂土，靈魂不死豈須招？

記得在民國廿一年時，馬先生鑒於當時某些政府官員腐敗不堪，貪污橫行，嘗說：「現在的政府官員，一有公款過手，那個不起歹心？俗話說鷄蛋過手輕三分，真可恨！」馬先生曾寫一文，題名「立國精神」，發表於大公報上，歷述近代各國開國元勳及其治國方法，文辭激昂悲壯，有如翻江倒海，令人讀之欽佩不已，惜我已不復記憶了。

再說馬先生的詩文，除了豪放而外，往往別創一格，例如大約是在民國二十年，某某先生為其母在上海做七十大壽，馬先生曾用白話文寫了一首壽聯，裱得很精緻，送去作祝壽禮。未送出時，先掛在他的中堂，我曾得一讀，現在尚記得上半截，其開頭一句，便特創一格：

祝某公母壽

七十古來多，幾人能比賢母？教兒子成一國人師，免不了半生辛苦……

按中國古語有云：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其實所謂稀和多原是一種相對名詞，例如一千人中有一百個可以說長壽，但為何不可以說多呢？況且

這十人中有幾個能買淑如某公的母親？由這一點你便可以佩服馬先生確具有一副創造性的頭腦了。

大約是在民國十一年時候，馬先生出任廣西省長，當時軍閥橫行，手下無兵，政令無從施行，遂決然辭去。一家數口，由南寧（當時的省會）乘輪下梧州回上海，不料船行至半途，忽遭兩岸叛兵襲擊，一時槍聲四起，馬先生不顧危險，令船速行，在這一剎那間，其愛妾竟中彈傷亡，乃停船將妾屍草葬於桂平附近。一別十年，直至廣西大學復校的第二年，在一個清明節的早上，馬先生悄然帶了兩個僕人，搭上一隻小艇，由梧州直駛桂平，為其愛妾掃墓，並收取其骨灰盛於一白色小瓷罐內携回家中，置於臥室書桌上，曾作七言律詩一首紀念之。

掃 妾 墓

暮地砲聲四面來，一朝玉骨萎塵埃，十年始掃墳前墓，萬事無如死別來，海不能填還有恨，人難再得始為佳，雄心漸與年俱老，買得青山伴你埋。

前面已說過馬先生晚年曾致力於桂劇之改良，當時有女伶名小金鳳者，原名尹曦，生得亭亭玉立，有壯健之身材，婀娜風姿，合中西之美，聰明伶俐，頗獲馬先生之薰陶，常至桂林市馬公館排演馬先生自編之木蘭從軍及梁紅玉等名劇，以振士氣。以後該劇在桂林一帶演出，哄動一時，自是小金鳳自認為馬先生之義女，馬先生頗悅

之。據說，民國廿六年冬，馬先生以參政員資格赴武漢出席參政會，路過衡陽，在火車上曾作詩一首戲小金鳳，內有「百看不厭古時裝，剛健婀娜兩擅長」之句。

又在民初馬先生與謝先量君遊揚州，歸時曾作詩一首寄予楊杏佛，胡適之先生曾抄入其留學日記中。此詩之作，正馬先生從政得意之時，欲搜羅四海人才，共襄國事，其詞調之華麗與氣魄之大，令人讀之，拍案叫絕：

借謝先量遊揚州

風雲欲捲人才盡，時勢不許江山開，濤聲寂寞明月沒，我自揚州弔古還。

余嘗謂馬先生的詩詞，其氣魄之浩大，有如汪洋大海，文辭活躍，則矯若神龍，其激也若奇峯之突出，恬淡時則如風過之殘雲，誠令人久讀不厭也。竊憶梁任公嘗言，俗人每稱今人詩詞不如古，實乃一種錯誤之觀念，文化祇有日日進步，豈有退步之理？今讀君武先生詩，益覺此言之不訛也（按梁君超與胡適之先生對於馬先生之絕律均一致贊揚也）。

馬先生晚年，正是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之時期，國府內遷，半壁山河已入敵手。他回想當年奔走疾呼提倡科學建國，以適生存，無奈在上當權殊少專攻科學或重視科學者，以至今日日遭敵機之轟炸，驟鼠逃亡，狼狽不堪，悲痛之餘，遂唱出「詞賦功名長影過，英雄垂暮意如何？」等句，誠如馬先生一生做「官」，廉潔自愛，有口皆碑，故配稱詞賦功名而非富貴功名，迨至

老年，兩袖清風，患病之日連買煤乳的錢都感不濟，每憶我自美歸國，路經香港，友人曾托帶回煉乳數打送之。馬先生自知在世之日不長，故常作兒女戲，聊以自解耳。

竊思君武先生的科學譯著，有國內大書局出版，惟其詩文，未聞印成集本發行，實為遺憾，莫非果應其言，超卓之科學家對此種彫蟲小技不屑刊行問世乎？記得民國十九年，他在上海大夏大學兼課，當時有一位國文教授，廣西北流人，也是一位國學專家，要出版一本詩集，題名「待焚詩稿」拿來請馬先生題幾個字，以增光榮。馬先生却很不客氣的拒絕了，末後馬先生曾對我說：「什麼待焚詩稿，焚了去罷，無病呻吟，頹喪！」由這一點就可以體會馬先生的性格脾氣了。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

上圖：馬君武博士與夫人早年
在上海自宅留影

下圖：馬君武博士遺墨



久登南遊興成行已孟冬如何雁落
石絕似桂林峯矯健松枝綠離

披相葉紅山頭湖尚在何處覓飛鳴

夜入靈岩寺山頭月上時莊嚴僧

拜石靜默叟聽詩門外南天柱

樓前大將旌象形皆妙有造化

亦神奇小道經南閣飛泉墜北

坑澗流都曲折山石自崢嶸木葉

經霜脫著根耐旱生老農勤稼

穡向晚尚冬耕西子冬遊雁蕩時宜興
張道銘見其案清寧校持

備至越二年道銘某道村林出此册及書遊雁